

# 院友代表刘正琛在 2022 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亲爱的同学们：

很荣幸今天回到北大参加大家的毕业典礼，祝贺所有毕业的同学们！

毕业后，大家会越来越少的参加别人设计的考试，而是有更大的空间去开发和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各位同学之间，也会更少存在“虐”和“被虐”的竞争关系，而会成为学术或者一起创业的潜在合作者。祝贺大家即将开始崭新的人生和事业旅程，充满怀念的同学情谊也开始了新阶段。如果有正在谈恋爱的同学，也请大家要珍惜爱情、把握机会、早日修成正果。

我了解到，有的同学已经确定要出国，有的同学还会继续在校里读博士，有的同学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不管去哪里，大家可能都会感知到最近三年多以来的疫情和各种防控措施带给社会的变化，很多行业、很多人都很艰难，大家择业和就业也都有受到影响。世界有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多少都会有一些迷茫，我们如何应对世界和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未来？

我在毕业后的 20 多年里，遇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起伏，在这里向母校老师和同学们汇报一下我毕业后的经历、努力和思考。

我是步我父亲后尘进的北大，我的父亲 1994 年从北大法律系博士毕业，我在 1995 年考入北大数学学院。那时候还是数学系，在校期间，我们见证了北大百年校庆和数学学院的成立。进来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挺擅长数学的，但是进来之后发现，面对国际奥赛金牌和全国集训队的“大神”们，当我为 80 分沾沾自喜的时候，别人可以考到 100 分。满分是我们学渣难以企及的终点，却是学霸展示能力的起点。我终于发现我对数学的自信，只是个幻觉和错觉。

我读了经济学双学位课程，在 99 年本科毕业，2000 年考入了光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

在经历了数院四年里被顶级学霸的“摧残”后，我找到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新方向，越来越有自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将来应该会进入证券公司或银行，或者高校，成为一名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老师或者研究者。

但是，人生中总会有意外，有时候是惊喜，有时候是惊……吓。

2001年12月，正在读研二的我，距离博士资格考试还有两个星期，我发现右眼的视野正中心有个褐色的小斑点，想看哪个字，那个字的右下角就是一个小斑点。去了北大校医院眼科、北医三院眼科，之后转到血液科，被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的那种白血病。（很多朋友有飞蚊症，听了我说的都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我这个是静止不动的，动的不用担心）。

当天我就住院了，第二天见到父母，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我不想在父母面前哭，于是我拿着毛巾跑到外面，擦干后回来，眼泪继续流，继续跑出去，如此往返了五六次……

医生说，如果不做骨髓移植的话，我活不过五年。当时的中华骨髓库规模很小。我唯一的希望是我的弟弟，1/4的概率完全匹配。几乎已经崩塌的世界，又有了希望。在2002年一月中旬，配型结果传来，我和我弟弟配型不合，仅有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在绝望中，我想到不能看字时母亲读给我听的故事：一个英国女孩，四肢都有残疾，为慈善事业募捐了100万英镑，美国一个6岁的女孩，也为当地的癌症医院募捐了六千多美元。内心里的声音越来越大：坐以待毙还是行动起来？我想发起建立一个民间的骨髓库，帮助自己和所有病友。骨髓库现在叫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不保存造血干细胞实体，只保存捐献者数据，配型相合之后再捐赠。

当时我还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学生，对公益一无所知，也没有资金和医学知识和技术来办骨髓库。骨髓库一个捐献者的检测经费需要500元，有人说配型的概率只有1/400到1/10000，要想让患者能有较大可能性找到配型，需要建立非常大规模的骨髓库也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美国有 400 万人的骨髓库，患者有 80% 的可能性找到配型，那就至少需要 20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但当时也有统计，中国的血液病患者有四百万人，这意味着，如果用数学思维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 400 万血液病患者看作一个患者库，每多一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只要所有患者都来查找，那么这个捐献者就有 80% 的可能性找到配型相合的患者。所以，即使我们骨髓库规模很小，只要有更多的患者来查询，也是有价值的，能帮一个算一个。患者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

所以，在北大入社会责任感的鼓舞下，在我住院一个半月之后的 2002 年 1 月中旬，我发起成立了阳光骨髓库。我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但毅然从自己做起，捐出 5 万元，做前 100 位捐献者的检测费用。我在北医三院的病床上给同学写信，寻找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数学学院的同学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很多同学都报名加入了骨髓库。

在那时候鼓励公益组织的很多政策尚未出台，我们无法注册成社会组织。从 2002 年到 2009 年，我们的身份都是北大的学生社团。为了以学生社团的身份继续存在，我本应该两年毕业的硕士，不断延期毕业，在北大赖了六年。后来实在不好意思再创纪录了才毕业。

2004 年，由于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小分子靶向药物伊马替尼的问世，我的治疗方案不再首选骨髓移植，也就是说阳光骨髓库对我个人来说没有意义了。而且没有合法身份的我们，做起骨髓库也是非常困难。

当时在旅游卫视担任副总编辑的关老师建议我试试不同的生活，邀请我做新闻主播。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只是我总会想到和我一起住院的病友，他们的病情进展很快，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一个多月眼睛就失明了……不是所有患者都像我这样，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罹患白血病发起骨髓库，获得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支持，而且我有好的药物，疾病控制得很不错，有相对正常的生活质量，我可以正常工作，能创办一个公益事业，来服务许许多多的患者。我的幸运让我有能力来帮助大家，我的痛苦让我对患者的痛苦感

同身受。我不能浪费我的幸运，也不能浪费我的痛苦，所以我婉拒了关老师提供的机会，继续专职做公益。

作为学生社团的身份坚持到了 2009 年，我们获得了当时北京市委书记的支持，可以正式注册。中国的公益组织有三种形态：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基金会最容易获得免税资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获得免税资格的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就大着胆子将目标锁定为基金会。注册基金会需要两百万的原始基金。钱从哪里来？

作为北大学生社团历年积蓄有六七十万，我父母再一次慷慨捐赠，出资 50 万，还缺少 100 万。最终这 100 万元来自我见过两次面，交谈不超过 30 分钟的一位陌生人陈剑平，他是中信证券的高管，2004 年我做慈善义演去海淀教堂卖票时候认识的，他们一批做债券投资的朋友希望一起对汶川地震影响的老人提供支持。

从找到北京市领导，到基金会成立，已经是 2009 年了。在注册以后，我无意间看到，在我们的法人登记证书上，基金会成立的时间是 4 月 21 日。对数字敏感的我，想到我诊断为慢粒白血病的时间是 12 月 4 日，从 12 月 4 日到 4 月 21 日，是一个完美的对称，也是一个反转，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一些事情，所以整个人生都开始反转了？

在基金会成立后，全体同事们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倾尽全力为患者服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现在，新阳光是国内血液和肿瘤领域里面最大、最专业公募基金会之一；我们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间骨髓库；我们是国内第一批公开由非公募转为公募的基金会，引领了民间公益公募权的突破；我们是第一个支持医学研究的公益组织；我们建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病房学校系统；我们连续 10 年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透明度排行榜名列第一。

从 2011 年新阳光启动患者经济资助，至 2022 年 12 月底，新阳光已帮助患者超过 6000 人，总金额超过 2.2 亿元；病房学校项目在全国 15 个省市共建立 37 间教室，累计服务人次超过 10 万人次。我们对青海省全省的儿童白血病和癌症患者兜底治疗。除了我们直接做公益之外，

我们还推动行业发展，帮助更多小型和新公益人来做公益，降低大家做公益的难度。我们支持了 30 多家小型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联合劝募，有对淋巴瘤、PNH、红斑狼疮等患者发起的公益项目，还有对儿童脑瘤、精神科、儿童血液肿瘤科医生发起的公益项目，还支持了王俊凯、王源等明星设立专项基金。

做公益，在成绩之外，还有沮丧和无力感。因为还有太多患者我们无法帮助到。曾经有患者的母亲向我下跪……不过，帮助一个是一个。中国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诗人艾略特·狄金森写下：“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酸辛，帮助一只晕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

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生病那一年，人类抗癌历史上第一种小分子靶向药伊马替尼 imatinib 问世，针对的就是我这种类型有 BCR-ABL1 融合基因的慢粒白血病。

一开始医生还很谨慎，说药的效果要观察。现在，医生说我是功能性治愈，虽然每天还要吃四粒口服药，“药不能停”，但可以有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同时这个药物还有一个副作用是——美白。我上大学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白。

我在 2013 年结婚，有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女儿。

-----

最后，小结一下。

能进入全国顶尖的数学学院并且毕业，说明同学们都既有天赋又非常努力。大家在北大数学学院养成的学习习惯、努力、专注，都会是我们未来在各自领域持续取得成绩的坚实基础，希望大家有信心。

人生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世界上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世界会不会好？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拥抱变化、接受现实，坚持，专注，反思，探索。即使不断地遇到问题，我们也能不断地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挑战，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分裂和不好的事

情。但是，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回归到当下，我们会看到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变的事情。

大家有天赋，并且得到父母和很多很多人的帮助，能进入这样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并且毕业，我们很幸运。但还有很多人，可能因为天赋，可能因为意外，正在遭受着不幸。我们可以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从一点一滴做起，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但我们可以改变一点点：比如做一小时的志愿服务，参与支教项目，给边远地区的孩子培训科技课程，做力所能及的小额捐赠比如 1 元、10 元……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点，很多人累加起来，相当于求和，能创造非常大的不同。有人说 500 个人站在一起，就是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如果坚持长期做下去，就相当于用时间来积分，我们会看到更大的不同。

相信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也会看到更好的中国和更好的世界。

祝福你们！谢谢！